

—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大奖作品 —

吉祥时光

张之路·著



作家出版社

吉祥时光

张之路·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吉祥时光 / 张之路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063-9609-7

I. ①吉…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86595号

吉祥时光

作 者: 张之路

责任编辑: 左 炫 邢宝丹

装帧设计: 薛 瑾

封面设计: 张 璇

内文插图: 张 璇

插画顾问: 菠萝圈儿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qia@zuoqia.net.cn

<http://www.haozuoq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 × 185

字 数: 126千

印 张: 7.875

印 数: 001-5000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609-7

定 价: 35.00元 (精)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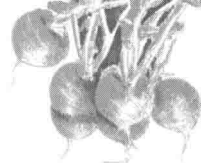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1……引 子	
3……第一章	幼稚园
13……第二章	海棠花开
22……第三章	第三只眼睛
30……第四章	窗台上的“好儿”
36……第五章	天空出彩霞
44……第六章	自己种菜自己吃
51……第七章	小学生
55……第八章	关老师
60……第九章	对门的老德子
64……第十章	西直门
71……第十一章	新朋友
78……第十二章	老先生和老大小姐
84……第十三章	乳白色的小树
89……第十四章	小黑枣陈燕平
97……第十五章	成长的烦恼
102……第十六章	不到九周岁



107·····	第十七章	牵着妈妈的手
111·····	第十八章	荣 誉
120·····	第十九章	小南屋的赵大爷
125·····	第二十章	特别的一天
130·····	第二十一章	乌鸦喝水
133·····	第二十二章	钢丝锯的故事
139·····	第二十三章	哥哥的鸽子
146·····	第二十四章	哥哥的老鹰
152·····	第二十五章	于大娘
157·····	第二十六章	降落伞
167·····	第二十七章	红星图钉社
172·····	第二十八章	谎花儿
177·····	第二十九章	小人儿书店
185·····	第三十章	原谅我，小新子
193·····	第三十一章	拍电影
201·····	第三十二章	不灭的火焰
206·····	第三十三章	一枚纪念章



- 211……第三十四章 一壶汽水
- 216……第三十五章 营火晚会
- 222……第三十六章 什刹海的冰
- 228……第三十七章 姐姐去了外地
- 231……第三十八章 哥哥当了工人
- 234……尾 声
- 236……后 记
- 241……评 论 往事的馈赠 李东华



引子

有一天收拾东西，我忽然发现书柜的深处放着一个有些泛黄的白色布袋。打开一看，那是一堆彩色的小石子。虽然它们已经暗淡了，可我立刻记起来几十年前它们的模样儿……

家里有一个透明的玻璃瓶，汽水瓶般高矮，水果罐头瓶般胖瘦。瓶口不大，玻璃塞子也很秀气。从外面可以看到塞子和瓶口是磨砂的。瓶子里面装满彩色的小石子，红色的、绿色的、褐色的、黄色的……那些有小手指肚大小的石子被水浸泡着，拥挤在一起不能动弹。石在水里，水在石间，十分美丽！

我从记事的时候起，就看见瓶子放在窗前的茶几上。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我几次想把瓶子上面的塞子拔出来，看看里面的石子，可是根本打不开。母亲摇摇头说：“我也打不开，这些石子聚在瓶子里，是个景儿，



如果真的打开了，石子散了，就什么也不是了。”

有一年，家里发生变故，有人把瓶子摔在花砖地上。水流出来，石子撒了一地。我下意识地蹲下去，想把石子往碎瓶子里捡。玻璃碎片割破了我的手，鲜红的血滴在石子上。母亲把它们拾起来，装进了一个小小的白色布袋里……

……

今天，我重新把石子放到水里，就像老朋友相见，水里的石子立刻有了光泽，有了灵气，仿佛有了呼吸，有了生命。它们虽然小，但每块与每块都是那样的不同，它们身上的花纹美丽而曲折，却又那样的自然，似乎要对我开口说话。望着这些久违的石子，我忽然感觉，眼前，这每一块彩色石子都是我童年里一段凝固的时光。它们是那样的悠久，又是那样的短暂；它们是那样的伟大，又是那样的渺小；它们是那样的奇特，又是那样的平凡……

于是，我找来一个与原来那个玻璃瓶差不多的瓶子，把那些小石子一个一个捡回来，放进去，红色的、绿色的、褐色的、黄色的……正像母亲说的，这些石子聚在瓶子里，是个景儿。



第一章

幼稚园

1948年的北平，冬天格外冷，滴水成冰。

房顶上融化的雪水还没有来得及流到地上，半路上又被冻住了。家家户户房檐下都垂着几绺冰凌子，和着烟筒的烟油变成浓重的黄褐色，一个月也不见融化。

早晨，谁也不愿意从被窝里爬出来。倒不是没睡够，的确是屋里冷得厉害。不管煤球炉子灭还是没灭，窗玻璃上都结满了冰花，那图案好看而诡异，每天都不同。但大致上，都是一排排密密匝匝树叶繁茂的白银般树林的模样儿。有时候，“树林”里面隐隐有只“白熊”，定睛看，那“白熊”变得更加清楚。有时候则不是“熊”，是好几只模样一样的“飞鸟”……

若把被子偶尔掀开一角，能看见宝贵的热气一缕缕地流淌到外面来。哈一口气，眼前便出现一团浓浓的雾。

过一会儿，便有鼓捣炉子的声音响起来，接着就是

父亲或者母亲的声音。这时候小祥就格外仔细地听，他知道每天这时能听到的永远是那两个不同的答案，但依然每天都期待着揭晓究竟是哪一個。

“昨天没封好，着过了。”这就意味着炉火已经灭了。

“还行，火一会儿就上。”这就是说，炉火还着着。

每次听到后一个答案，小祥便觉得屋子里变得暖和起来，心中也充满了希望。

睡觉前“封火”可是个技术活儿——封得太严实，底煤燃尽了，新煤却还没烧起来，火就给“封死了”；封得太松，新煤半夜已经燃尽，早晨就是一片冰冷。四岁的小祥知道，炉子是个很不好伺候的东西。寒冷的早晨要是重生炉子，那屋里不但冷，而且立刻就会被炉灰弄得暴土扬烟。

那时候的元旦新年被叫作阳历年，没什么人过。农历年才是正经八百的年，那叫春节。

1949年的春节就要到了，但是北平城里一片死气沉沉，没有人有心思过年，整个腊月里到处都停业、停课、停工。街上的行人稀稀拉拉，拉三轮的也少了，只有穿着黄灰军装的士兵三三两两地在街上巡逻。小孩子们说话的声音也变小了，只看着大人们一脸茫然的神色。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当时还叫作北平的北京城。守城的是国民党的部队，司令叫傅作义。“围而不打”是解放军的策略。西直门外，从西山的方向不时传来炮声。

北平城里实行“宵禁”。也就是说，天一擦黑，人就不让到街上走了。如果白天都不许上街，那叫“戒严”。

一天早晨，小祥家院子的门铃响了，院门也被敲得咚咚响。父亲急忙穿好衣服去开门。院子太深，从屋门到院门要走一会儿。敲门声一直响个不停。父亲明白，一定是出大事了！

进来的人是父亲的好朋友郑大爷。

父亲把郑大爷让到屋里，郑大爷一面跺着脚搓着手暖和着身子一面说：“南小街那边家家都住上部队了……”

“解放军进城了？”父亲问。

郑大爷摇摇头：“是傅作义的部队撤进城了——没打。你这儿临南小街这么近，院子这么大，我怕也住了部队。”

父亲拉着郑大爷的手，很动感情地说：“好朋友啊！还惦记着我们。”

母亲在一边双手合十：“谢谢郑先生，谢谢郑先生……”

“万一来了部队，别急也别怕。他们看见有空房才

住，白天他们要集合，顶多在家里做个饭什么的！”郑大爷又说。

父亲连连点头。

郑大爷又特意对小祥说：“小祥，不怕。”

小祥不知道说什么，母亲连忙招呼小祥：“还不谢谢郑大爷！”

郑大爷走了。小祥永远忘不了郑大爷朝他微微一笑的样子。郑大爷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满口山东老家的乡音。

那一天，小祥还是被母亲送到了幼稚园，幼稚园离家不远，就在东观音寺胡同的东口。那是北平师范学校附属的幼稚园，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母亲是家庭妇女，但是她有“见识”——不能让孩子耽误“功课”。

那一天对小祥来讲是很难熬的，不但寂寞，还有点儿害怕。好几个小伙伴都没有来上学。

他一直坐在幼稚园的走廊上，看着北房后面的天空。北房像个大庙，红墙绿瓦，还有明亮的大玻璃窗。房后面有棵大槐树，现在树叶都落了，光秃秃的枝杈越过屋顶伸向天空。整个幼稚园显得宁静而空旷……小祥



盼着母亲早早地来接他。

好像等了好长好长时间，终于，母亲出现了，领着小祥走出幼稚园的大门。他心里立刻踏实了许多。

小祥的大名叫吉祥，那年才四岁，家住在离西直门不远的一个叫大乘巷的胡同里。

“太太，要车吗？”一个拉三轮的从西往东走，看见小祥和母亲，停了下来。小祥知道，母亲是不会要三轮车的，这里到家一点儿也不远。即便是从家到西单那么远的路，母亲也只会带着小祥坐有轨电车。母亲没有什么钱，所以小祥就是累了也只会要求母亲歇一会儿再走。

母亲摆摆手，拉着小祥往西边的小乘巷胡同走。

“太太，您给个价儿！”拉三轮的不甘心，还把车头掉转过来做好了随时拉客的准备。母亲又摆摆手：“劳驾您了，不远，一会儿就到！”

小祥家住在大乘巷，与东观音寺胡同中间有条拐了三四道小弯的胡同连接，那条弯弯曲曲的胡同就是小乘巷。小乘巷虽然没有大乘巷宽，但里面的弯可不少。那里住着好多有意思的人，还发生了好多有意思的事情。小祥的好朋友章景恩就住在小乘巷。章景恩的叔叔毛笔字写得特别好，很久以后小祥才知道他是个大书法家。那时候小祥进门看见他就叫章大爷，小孩子不懂得名人

和普通老百姓的区别，更不知道书法家意味着什么。小祥只是觉得章大爷家的院子很小，经常看到章大爷在院里洗脚。面前一个铜脚盆，还有一条雪白的毛巾握在他的手里……

小祥正想着，小乘巷里突然走出一个长得很富态的高个儿胖子，穿得很体面，簇新的蓝大褂，手里还拎个公文包。只见他步履匆匆，满脸通红，像在躲避什么，但是碍于面子，又不好走得更快。看见三轮车，他就像见到了救星，急忙扬手叫起来：“三轮——三轮——”

母亲本能地攥紧了小祥的手。小祥则好奇地朝小乘巷里面张望，还没等看清什么，一阵咒骂声从胡同里传出来。

“跑什么呀！给谁奔丧呀！像你这种人，老家儿肯定早就玩儿完了，你说不定是哪个烂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留着钱干吗呀，买棺材呀……”

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个十五六岁的大姑娘出现在小乘巷胡同拐弯的地方，雄赳赳、气昂昂的。

小祥心中一紧，莫名的恐惧立刻涌上心头。他听哥哥大祥说过，这一带最近出现了结伴要饭的娘儿俩，又凶又泼，给吃的不要，就是要钱！一旦被她们跟上了，可就倒了霉。你不给，她们就跟在你后面不停地骂，骂



你的祖宗八辈、先人后代……那些别人说不出口的，她们顺口就来，能跟你好几条胡同。许多人被她们缠不过，也只好给几个钱——破财免灾吧。她们要了钱就去买肉包子吃，比小祥家吃得还好呢！

小祥看着眼前的娘儿俩，要说穿着打扮，那可一点儿不像要饭的。衣服虽说不新，却是一个补丁也没有。她们骂人的话虽然狠毒，却骂得不慌不忙，透着一种悠闲，还抑扬顿挫的。那么难听的咒骂，她们说出来就像聊大天儿。这就是一种无赖的架势！一般人肯定不愿意招惹她们。

小祥不想进小乘巷，拉着母亲的手说：“咱们往西去吧。”

母亲没有说话，小祥只觉得手被攥得更紧了。他们没有转弯，径直朝着胡同里面走。

对面的娘儿俩看见有人来了，骂声停顿了一下，没有任何惊讶和不安，只是稍作休息。十几秒钟后，她们又接着骂起来。

眼前的这一段路很短，小祥却觉得走了许久。他期盼着马上和这娘儿俩从脸对脸变成背靠背。他不敢抬头，只看见对方的脚尖。就要相遇的一瞬间，母亲把小祥从她的左边移到了右边，牵他的手从左手换成了右手——母亲

成了小祥和那母女俩中间的屏障。

他们擦肩而过，小祥的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不由得回过头，想看看刚才的“危险”长得什么样。不料，那个大姑娘恰好也在这个时候转过脸来。

大姑娘不难看，在小祥见过的女人中，这个大姑娘还真算是好看的。奇怪呀，这么好看的人儿，怎么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呢？没有想到，那个大姑娘忽然瞪着眼睛冲着小祥大声说：“你瞎看什么？看什么看！”

小祥浑身一激灵。

母亲停下脚步，猛地转身大声说：“你吓唬小孩干什么？”

大姑娘怔了一下。小祥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不由得靠在母亲的腿上。没有想到，大姑娘忽然无赖地笑了：“我怎么啦？我跟他逗着玩呢——逗着玩也不行呀？”

“挺好的姑娘，可、惜、了……”母亲一字一顿地说。

大姑娘的嘴动了动，没有说话。那位“恶妈”刚要张嘴，大姑娘转身把她拉走了。那一刻，小祥看到大姑娘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丝的惊讶和一点点的善良。

看着母女俩的背影，小祥觉得很奇怪，她们没有和母亲吵，怎么就一声不吭地走了呢？

那一天，母亲穿着一件蓝色的呢子大衣，脚下是一



双黑色的扣襻布鞋，小祥觉得母亲特别好看。

头顶上响起了悠扬的鸽哨，小祥仰起脸来，看一群鸽子掠过蓝天，朝着观音寺峭立的飞檐俯冲，眼见就要撞到屋顶的绿琉璃瓦，突然又向上拉起高度，齐刷刷地朝天上飞去，鸽哨声渐渐远了……那会儿的北平，几乎没有楼房，一抬头，视野里尽是蔚蓝的天色。

接下来的一两天，父亲总做着部队要住进来的准备，特意把后院的空房打扫得干干净净，结果部队却没有来。

后来大家才听说是傅作义将军和解放军签订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那一天，根据协议，所有国民党部队必须撤回北平城内，城外由解放军的部队接管。国民党部队进城需要住处，西直门里靠城墙的街上才临时住了部队。

1949年2月的一天，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从西直门进城，居住在西直门一带的老百姓都觉得特别光荣。

几天以后，当地的街坊邻里就流传开一条新闻：说东观音寺一带有位拉三轮车的师傅，居然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职位还不低。现在北平解放，他的身份可以